

中外名记者丛书

金仲华

杨学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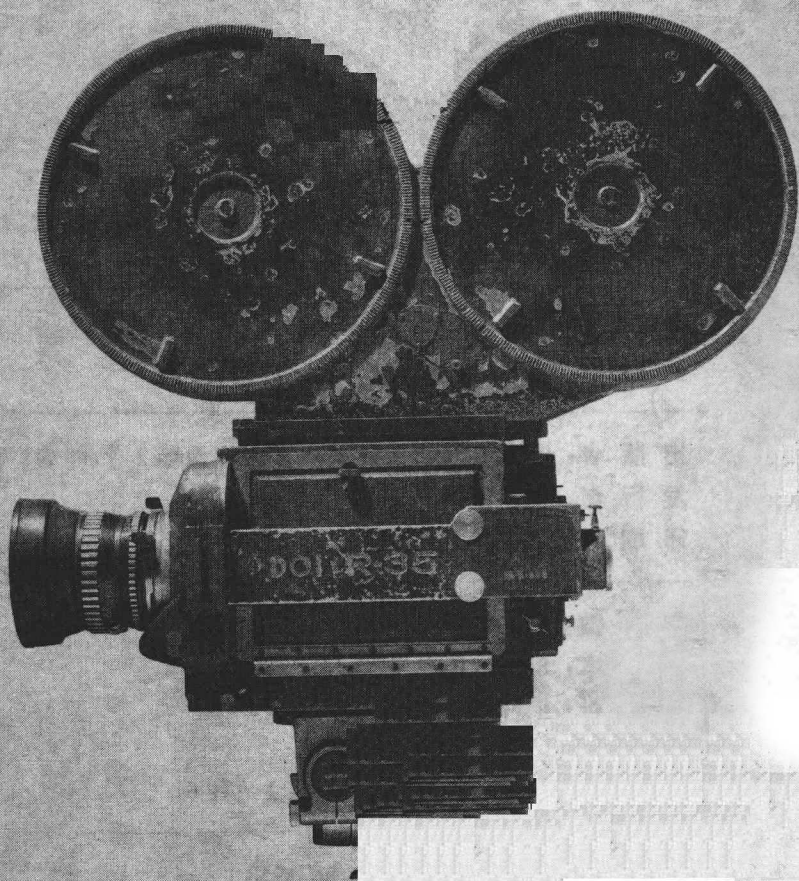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外名记者丛书

金仲华

杨学纯 著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仲华/杨学纯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7

(中外名记者丛书)

ISBN 7-80002-854-2

I. 金… II. 杨… III. ①金仲华—评传②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6) 第 08617 号

书 名: 中外名记者丛书——金 仲 华

著 者: 杨学纯

责任编辑: 颜景政

出 版 者: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邮编: 100733)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铁建印刷厂

字 数: 170 千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 375

印 数: 1 - 1000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02-854-2/G·258

定 价: 25. 80 元

编者的话

中国、外国都有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由于他们发表过大量成功的新闻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探讨中外名记者成长的道路，借鉴他们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培养我国新一代的名记者，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服务。

这套丛书的编辑体例是：每位名记者各占一本，每本 15 万字左右。前面是专家对他们的评传，后面是对其作品的精选。

目 录

人物评传

(上篇)	(1)
名人的起步	(1)
多种报刊的编者和撰稿人	(3)
革命的文化战士	(6)
《世界知识》的传统和道路	(9)
生活书店的一员健将	(15)
《世界知识》与《抗战三日刊》	(18)
主办《星岛日报》	(21)
在《华商报》、《大众生活》、《世界知识》	(25)
宋庆龄信任的助手	(27)
白区报刊及“小民革”	(30)
主管文化事业的副市长	(35)
清白留人间	(42)

人物评传

(下篇)	(45)
引人入胜的文风	(45)
戳穿和平烟幕	(47)
人民在觉醒	(49)
为全民抗战呐喊	(51)
精确的分析和预测	(54)
西线战事的彩望台	(55)
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式	(57)
从乐观到更乐观	(59)
展望一个全新的世界	(62)
1949——更大胜利之年	(65)

作品选编	(67)
战神在世界的迈步	(67)
从 1937 年到 1938 年	(74)
青年记者的使命	(81)

1939 年的几个问题	(83)
世界大战 25 周年	(88)
西线战略的总检讨	(90)
德苏战争与美国	(99)
世界战局的新展开	(105)
震动世界的史城保卫战	(115)
从冬季攻势到全球战略	(124)
1944——胜利之年	(134)
保持和发扬我们的青年精神	(141)
战后国际问题概论	(152)
总结 1946 年	(162)
世界现势与中国	(168)
展望第三届联大	(174)
中国解放与世界局势	(179)
加强各国记者间的战斗团结	(185)
灯 塔	(188)
越南人民必胜	(192)
春雷激荡迎新年	(195)

人物评传 (上篇)

名人的起步

1927年2月，北伐军攻克风景秀丽的浙江省桐乡县。居民纷纷上街迎接队伍。忽然，出现一群小伙子，手拿纸扎彩旗，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歌曲。他们都是本乡本土的年轻学生。他们行进到闹市东门桥时，其中一个借了一条板凳，一步跨上去，大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废除不平等条约！拥护北伐，统一中国等口号，过往行人伫足聆听，围了一大圈。这位青年就是金仲华。

金仲华，1907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教员家庭里。20世纪初叶是祖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年代，也是革命风暴接二连三地激荡人心的年代。金仲华在风雨中成长。他4岁那年，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透顶的清皇朝；14岁那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接着，孙中山接受三大政策，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中国是否从此走上了一帆风顺的大道了呢？不，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把希望化成了泡影。无数志士仁人在探索中华民族的出路。金仲华从学生时代起就自发地一步步地加入这个探索者的行列。

金仲华学的是文科。在母校之江大学，他刻苦用功，打下了扎实的中文和英文基础。他特别喜欢中外历史地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1927年，他毕业离校，走向社会，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但在遍地失业的旧社会，谈何容易。他天天翻阅各种报刊，想从招聘广告中找寻适合自己的工作。但这类广告中大多是有关商业雇员的工作，没有适合的。几个月后他忽然发现上海有一家名为“美的书店”招考编辑人员，就兴冲冲地前去应考。几天后，他接到了录取通知单。他高兴地去报到，被分配在编辑部做来稿处理工作。一接触具体业务，他就感到事情不对头。原来这个“美的书店”毫不“美的”。它出的书多是内容不健康的、格调低下的。怎么办？金仲华像一个发现方向错了的旅人，迅速

转回出发点。他辞了职，回到桐乡老家继续等待机会。

机遇终于来到了。第二年（1928年）他考取了商务印书馆。

金仲华被分配在编译所，担任《妇女杂志》的助理编辑。后来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新闻出版战士之一的金仲华，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在金仲华到《妇女杂志》工作后不久，原任主编杜亚泉离职，接任的是叶圣陶。叶圣陶像一位和善的大哥哥一样处处关心金仲华，恨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心得体会都告诉这个比自己年轻七岁的金仲华；他又犹如一位严格的老师，要求金仲华一丝不苟地认真当好称职的、合格的编辑。在叶圣陶的身教言传下，金仲华不仅迅速熟悉了全套编辑出版业务，而且对这套业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建立了深切的感情。两年后，叶圣陶离开商务印书馆去“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他建议让金仲华接任他的《妇女杂志》主编职务。此后几十年，叶金两人的友谊一直胜似兄弟。

金仲华独当一面担任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主编时年仅23岁。他不负重托，克服重重困难，把杂志办得很有特色。他每期都亲自写稿，宣传妇女解放，呼吁解决妇女的一些迫切问题。他还撰写了《妇女问题》、《妇女问题各方面》、《妇女谈薮》等小册子。从他当时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中国被压迫妇女的命运，而且是把它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他所探索的是我们伟大而衰弱的祖国的现状、前途和出路。

商务印书馆是国内藏书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它拥有各种图书资料，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该馆建有藏书46万册的“东方图书馆”和搜集古籍的“涵芬楼”）这为金仲华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莫大的方便条件。他在工作余暇，如饥如渴地博览各种书籍、报章杂志，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这里还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各种信仰、各种政治态度的专家学者比比皆是，金仲华有机会虚心听取百家之言，然后冷静地思索，严肃地比较，最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从此锲而不舍地钻研。他在这里结识了好多位志同道合的、终生不渝的良师益友，如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周建人、张明养、冯宾符等。

多种报刊的编者和撰稿人

1931年“九一八”，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2年“一二八”，日寇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商务印书馆毁于敌军的炮火，被迫停止工作，这是金仲华第一次直接受到战争的洗礼。面对敌人的残暴侵略，金仲华坚定地认为救亡图存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是，怎样去进行救亡图存呢？

金仲华在大学时，有一位亲如手足的同窗好友，名叫肖炳实，又名肖项平（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有时通宵深谈，相互勉励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奉献一生。在商务印书馆停业期间，由肖项平设法，安排金仲华到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具体任务是将苏联用英文发来的电讯稿译成中文后，发给我国各报刊。对于金仲华说来，这个工作不仅胜任愉快，而且饶有意义，因为他可以不断地熟悉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建设和发展，及其内外政策。他还能得到大量的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最新、最全面、最确实的资料。对金仲华来说，这是最宝贵的。

商务印书馆经过全体员工的努力，又于1932年10月复业，并聘请胡愈之任综合哲学、社会科学、文学的大型刊物《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将该杂志的“妇女与家庭”栏目交给金仲华负责。这是胡、金两位的首次合作。

胡愈之和叶圣陶一样，也是我国出版界的“巨人”。金仲华把与胡愈之合作共事并从此建立终生友谊当作一生幸事。胡愈之对《东方杂志》的编辑方针作了当时条件许可范围内的大革新，不仅仍保持其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且登载一些探讨和传播进步思想的文章。金仲华支持这样的革新，并为此提供不少稿件。当然，从胡金两人的友谊来说，胡对金关怀更多，启发更大。胡比金大九岁，他们相识之初，经过几番倾谈，胡就把金视作新涌现的卓越人才，因此积极帮助金开阔视野，指点努力方向。金对胡是仰慕已久的，1927年，他从上海《商报》中读到胡在“四一二”当天写的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群众的抗议信，信中写道“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要

求审判那些残暴凶手，追究责任。金常常和友人谈起此信，说和善慈祥的胡有一股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金钦佩胡学识丰富，待人真诚，特别是胡对政治形势的敏锐观察和分析能力。金从内心深处把胡当作一位可靠的引路人。他们常常深入地探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出路。

在30年代，上海《申报》是在国内有重大影响的报纸。《申报》总管理处聘请著名的爱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顾问。在陶行知的建议下，总经理史量才同意增设“国内外时事专论”版，并约请胡愈之和金仲华为该版撰写有关国际形势的文章。胡、金两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章受到社会各界重视，为《申报》赢得了声誉。后来，史量才又决定出版《申报月刊》和《申报年鉴》。金仲华在为《申报月刊》撰文时，表示对《申报年鉴》特别有兴趣。于是年鉴主编张梓生就把年鉴的国际部分请金仲华负责。此事任务重、工作量大、时间紧，金仲华一丝不苟地拟定纲目和体例，除自己写稿外，还约请有关专家学者一起动手。稿子随到随审阅整理，直到定稿发排都由他一干到底。发排后，遇局势有重大变化，他就“泡在”排字房里修改清样。所以，《申报年鉴》的国际部分内容充实、精确、及时，极受读者推崇。

开明书店是一家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书店。它是以章锡琛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于1925年创办的。章原先也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因连续发表激烈的反封建言论和文章而受到馆内某些当权者的排挤，最终被解聘。章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夏丏尊、丰子愷、吴觉农等集股办起了开明书店，后来叶圣陶、王伯祥等也参加进去。这些人都是胡愈之的好友，胡就成为开明的天然支持者。1933年底，经胡愈之、叶圣陶的推荐，章锡琛恳请金仲华进开明，担任《中学生》杂志编辑，协助主编叶圣陶。金愉快地接受了。这是叶金两位的再度联手合作。《中学生》是广大青年学生十分喜爱的刊物，它以通俗的文字介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登载文学作品。叶圣陶把自己的主张告诉金仲华：这份杂志的读者是青少年，因而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是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老师们的工作。我们跟老师一样，待人接物都得以身作则，我们要诚恳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读者，让他们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人。金仲华衷心赞同叶圣陶的崇高主张，决心为贯彻这样的主

张而努力。他除发扬这份杂志的原有优良传统外，还设法扩充和革新刊物内容。他增设了“国际政治讲话”栏目，用老师讲课似的语气向读者介绍各国政治、经济等知识，以扩大青少年的眼界。

这时期，金仲华还应中共地下党员肖项平的托付，兼任《中华劳工》（英文期刊）的编辑。

革命的文化战士

金仲华在编辑上述各种刊物和年鉴中，和各界人士，特别是新闻出版界人士的来往日益密切了，他结交了许多朋友。1933年，他经常参加一个团体的叙会，这个团体叫“苏联之友社”。团体的发起人是胡愈之等，参加者除金仲华外还有曹亮、钱亦石、钱俊瑞、张仲实、张明养、沈志远、毕云程、王纪元、章乃器等等，其中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有的则是党外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我国处在民族危难的时刻，这个团体的成员都向往着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把它视作漫漫长夜中的一颗闪烁的红星，照亮着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道路。金仲华在这个团体内感到非常温暖愉快，因为他可以听到各位志同道合者的精辟见解，他也可以把自己所想到的话讲给大家听，互相坦诚交换意见与看法，真是得益匪浅。

胡愈之是中共地下党员。1934年，党决定由胡愈之出面，联合其他进步人士创办一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刊物，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和普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知识。一天，胡愈之邀集“苏联之友社”的十几位社员，借上海“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的一间会客室相聚，金仲华参加了。大家讨论了瞬息万变的紧张局势，谈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染指我华北、内蒙，加紧亡我步骤；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德国希特勒粉墨登台后，对内大搞血腥镇压，对外显露扩张野心；英、法等国绥靖主义盛行。谈到国内问题时，大家群情激昂，认为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机于不顾，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和法西斯专政。大家认为，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了解本国的处境和国际的动向，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却没有一份经常地把时局真相告诉人民的刊物。这时，胡愈之提出，由在坐各位齐心协力来创办这样的刊物。大家一致同意，决心用全部力量办成、办好这刊物。金仲华当场表示，要为这刊物提供所需要的稿件。

在金仲华等人积极协助胡愈之筹备这份刊物时，另一位出版界“巨人”及时支持胡愈之的工作，他是邹韬奋。邹是我国革命出版事业中作用极大的生活书店的主持人，邹胡两人在“九一

八”事变后的1931年10月相识，一起参加救亡工作，胡对生活书店的发展和建设提出许多卓越的见解。邹胡是志趣相同的朋友。正在国外考察的邹得知胡在筹备一份新型的进步刊物，立即来信接受这份刊物由他的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编辑部也设在生活书店内。这样，办刊物必需的许多条件（如经费，地址，员工……）都迅速顺利地具备了。金仲华虽然还对邹韬奋不太熟悉，但经过此事，他很钦佩邹韬奋，认为邹不愧为一位有魄力的爱国出版家。

对刊物的名称，胡愈之决定不用政治色彩太强的，而用平易淡化的“世界知识”四字，这不仅便于向国民党政府登记时易获得通过，也便于在可以预见到的白色恐怖中争取生存。

1934年9月16日，《世界知识》创刊号问世了。金仲华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份杂志的工作，并从此与杂志结成不解之缘。

《世界知识》的创刊词是胡愈之执笔的，这是一篇被誉为传世之作的名篇。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它认为，闭关锁国对我国来说不但没有希望，也根本不可能。它指出中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界之外，必须从整个国际形势来考察中国的问题，必须把中国人民求生存的斗争，看成是世界进步人民斗争的一部分。它又指出：“我们的后面是坟墓，我们的前面是整个的世界。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道。”

“勇气，毅力，知识”金仲华觉得胡愈之对读者说的正是他自己想说的心里话，还有比这更志同道合的吗？他有一种“自己的努力方向明确了”的感觉。

44年后的1978年，金仲华早已离开人世。年迈的胡愈之忍着心灵的痛楚写下《忆金仲华》一文。他说，“我和金仲华相识，是在30年代初期，当时他离开学校不久，已经是一个进步的爱国的出版工作者。他所主编和撰稿的《妇女杂志》和《中学生》是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但是他由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革命的文化战士，则是从1934年《世界知识》创刊时开始的。也是从这一时期起，我们成为反帝、反法西斯、反国民党独裁的亲密战友了。”

“一定要办好《世界知识》”成为金仲华和朋友们的共同决心。他的实际行动是从创刊号起，不断提供内容扎实的稿件，主

要是向读者介绍最基本的国际知识。这里，举一些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可以说明：《远东风云中的北太平洋》（1934年9月16日）、《南太平洋的形势和国际关系》（1934年10月1日）、《欧洲的危险地点》（1934年10月16日）、《非洲大陆的再分割》（1935年7月16日）、《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角逐》（1935年9月16日）。在这些文章里，金仲华写了有关地区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地理，特别是阐述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艰苦斗争。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学习时事，他还把自己长期积累的资料加以分类整理，并作了解释分析，精心编写成为《国际新闻读法》的小册子。这本书受到青年读者的普遍欢迎，被认为是大众学习国际时事的工具书。

在发表了一系列有份量和较高水平的国际问题作品后，金仲华声名鹊起。朋友们特别称赞他为《世界知识》的问世帮了大忙。而他却谦逊地说，“自己经验不够，学识还浅，为了写稿，逼得自己搜集资料、研究思考、组织文字，这对自己是最有效的一种锻炼。所以不能说自己帮了《世界知识》，应该说《世界知识》帮了自己”。

《世界知识》的传统和道路

伟大的 1937 年随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壮歌曲来临了。在这历史性的岁月里，一付重担落到金仲华的肩上。《世界知识》原先的主持人胡愈之、张仲实、钱亦石、钱俊瑞都相继因另有任务而离开主编岗位。大家郑重地推举金仲华担任《世界知识》主编。金仲华责无旁贷，勇敢地接受任务。1937 年 4 月 1 日起，《世界知识》版权页上开始印上“编辑人金仲华”。是年，他 30 岁。他是在白色恐怖中接受这个工作的。那时，国民党政府已经颁布剥夺言论自由的《出版法》和法西斯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并正在变本加厉地进行所谓文化“围剿”。它甚至不惜用绑架、秘密逮捕、暗杀等手段，残害进步文化人。但是金仲华却以无畏的精神、无私的胸怀决心把《世界知识》这份来之不易的新型刊物办到底！

后来的事实证明，金仲华是实现了这个决心的。大家知道从 1937 年到 1949 年，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它经历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这段时期，金仲华为把《世界知识》办出特色来而呕心沥血。到今天《世界知识》已经度过 60 多个春秋。它为什么能受到几代读者喜爱？它为什么曾经遭受过国民党政府的“禁止”、“查封”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砸烂”，能在绝境中挣扎着站起来，重新为广大读者服务呢？因为，它有它的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是胡愈之等前辈创立的，其中金仲华的贡献最多。这里简略介绍一下金仲华的办刊物经验。

金仲华常常说，“办好一份杂志当然要对读者提供有用的知识。但光这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帮助读者建立起爱国家、爱人民的人生观，帮助他们提高信心，去为争取人类美好的前途而努力。”具体地说，例如在抗战前夕鼓励读者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抗战中间，强调全民团结，坚持到最后胜利……这就是金仲华所说的“指引读者走正确的人生道路”的意思。当年的青年读者对于这样的办刊思想是深有体会的。50 年代一度担任《世界知识》副总编辑的陈原，在 1984 年写的《感激与怀念——纪念《世界知

识》创刊 50 周年》一文中写道：“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沉重的压抑下寻找一条途径，去认识我们的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时，正是《世界知识》这个杂志，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个动乱的现实世界——新的同旧的在搏斗，正义同野蛮在搏斗，被压迫者同侵略者在搏斗的世界图景。……也许，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从这个杂志得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一条路，生活和斗争的路。50 年过去了，我还依稀记得我和我的伙伴们那种激动的心情——因为我们这一代靠着它（当然不只它）指引的路走过来了，向着年轻人所盼望的目标，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

正确的人生道路也就是追求真理、追求希望、追求人类未来幸福的道路，这是永无止境的。所以胡愈之、金仲华等为《世界知识》创立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还不断被后辈的编辑们所继承发扬。到今天，我们在《世界知识》中读到的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坚持和平与发展……，都是和当年它宣传抗日、反法西斯、推翻三座大山等等一脉相承的。

这里介绍一些在金仲华主编《世界知识》时期的往事，说明中共领导人对《世界知识》的重视和爱护。

一、1939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同志为了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写了《反投降提纲》，其中引用了《世界知识》一篇文章的材料。这篇文章是麦逸（郑森禹的笔名）写的《敌报悲鸣录》，内容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暴与虚弱，刊载于 1939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世界知识》上。

二、陈毅元帅 1964 年参加《世界知识》创刊 30 周年纪念会的即席发言中回忆道：“在 1936 年到 1937 年，西安事变与卢沟桥事变之间，那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延安。我在江西搞根据地，守没能守住，只好打游击。离开中央三年，不知时局究竟怎么样，只知抗日战争必然要到来，可能会出现国共合作的局面。有一次，我们二三十人到了大庾附近，被国民党包围起来，十分紧张。一天晚上，他们一下子退出去了。那是 1936 年 12 月的一天，我们感到奇怪，怕他们佯撤，我们还是不出去。第二天，还是没有见到他们。我们估计一定发生了大事，也许是日本人进攻了。以后他们差不多两个月没有来进攻。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包花生米，是用一页《世界知识》包的，上面说毛主席讲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第一位，阶级矛盾降到第二位，与革命的三民主

义可以合作。我们就靠这页《世界知识》召集大会，大谈政治形势和全民团结抗日……。”

中共领导人对《世界知识》的肯定和重视的事例很多，这充分说明《世界知识》本身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它的工作是有价值、有意义、有成效的。

《世界知识》另一个传统是它不断发现和团结社会上的国际问题研究者、社会科学家和时事评论家。金仲华和他的前任主编胡愈之、张仲实、钱亦石、钱俊瑞都认为，从《世界知识》的性质和所承担的使命决定，它不能由少数几个编辑人员闭门造车，而必须敞开大门，吸引众多的有识之士共同来办。在金仲华主编时期，不论在上海、武汉、广州、香港出版，他的周围都有一批固定的撰稿人，而且几乎全是名家大手笔，例如夏衍、章汉夫、乔冠华、章乃器、刘思慕、郑森禹、张明养、邵宗汉、沈志远、胡仲持、张友渔、王纪元、张铁生、羊枣等等。他们关心《世界知识》，如同专职的编辑。金仲华邀请他们每半月举行一次聚餐，利用席间餐后时间畅谈国际国内大事，同时也就商定了近期的选题和执笔人。

在金仲华主编时期，《世界知识》就有一个广泛的“作者网”，其中许多作者是自然而然地从阅读它开始，而进入作者队伍。例如著名国际评论家张企程，为纪念《世界知识》50周年所写的《50年的交往》一文中回忆道：“……《世界知识》一出版，真可以说得上一纸风行，受到了读者，特别是革命青年的热烈欢迎。每逢它出版的日子，我总是抱着先睹为快的急切心情，跑到临近的报摊上去购买。我不仅是它的热心读者，而且还是它的投稿者。”（张企程在解放后，曾担任《世界知识》的编委。）杰出的报人、出版家陈翰伯在《订交五十年》一文中说：“每当《世界知识》出版的时候，我总是它的忠实的读者，我敢于自豪地说，‘这真是50年如一日！’解放战争期间，当金仲华、冯宾符两同志主持编务时，我这个写写国际问题文章的练习生，也应命为《世界知识》写了一些文章，这时，我已成为一名不足道的作者。还有一个短时期，我按党的指派，和该刊编辑部的几个党员发生联系。有时传达点党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也有时共同拟定写某些文章的题目，我还帮助它约稿——这样，我又成为一个没有担任名义的编者。话说至此，读者、作者、编者，我一身而三任